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6

曹禺戏剧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曹禺小传·····	(1)
《雷雨》(节选)·····	(3)
《雷雨》赏析·····	(95)

曹禺小传

曹禺早在30年代，便是一位既年轻而又有广泛影响的杰出的剧作家，他最初发表的《雷雨》、《日出》等几个优秀作品，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做了大胆有力而又淋漓尽致的揭露。

曹禺原名万家宝，原籍湖北潜江，191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深入，中国的封建势力急速崩溃的社会环境里度过的。时代的剧烈变化，推动曹禺对其出身的家庭的种种罪恶，逐渐有了认识。他不但对黑暗势力产生了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懑，而且对身受这种势力折磨和损害的人们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些切身的感受和分明的爱憎，构成了曹禺的戏剧创作的最

初的生活基础，同时也是他的剧作从一开始就获得读者和观众一致好评的决定因素。

曹禺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曾参加进步的戏剧活动，培养了对话剧创作的浓厚兴趣，提高了对戏剧社会作用的认识，并增加了接触社会现实的机会。他读了大量“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和外国文学、戏剧作品，同时参加了北方最早的业余戏剧团体之一“南开新剧团”，演出过易卜生的《娜拉》，和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的《财狂》等剧本。1928年，曹禺入南开大学后，仍然对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的剧作发生深厚兴趣；大学二年级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此以后，他便系统地阅读了外国的文学名著。这些社会生活条件和丰富的文化修养，形成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并在话剧创作中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他的话剧创作，具有强烈的进步倾向和很高的艺术成就，表达了他的反帝反封建、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政治要求。他在我国现代话剧运动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不是偶然的。

《雷雨》、《日出》是曹禺早期的两部代表作，也是我国30年代以后话剧舞台上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剧作。

雷 雨 (节选)

人 物

姑奶奶甲 (教堂尼姑)

姑奶奶乙

姊姊——十五岁。

弟弟——十二岁。

周朴园——某煤矿公司董事长，五十五岁。

周繁漪——其妻，三十五岁。

周萍——其前妻生子，年二十八。

周冲——繁漪生子，年十七。

鲁贵——周宅仆人，年四十八。

鲁侍萍——其妻，某校女佣，年四十七。

鲁大海——侍萍前夫之子，煤矿工人，年二十七。

鲁四风——鲁贵与侍萍之女，年十八，周宅使女。

周宅仆人等：仆人甲，仆人乙……老仆。

景

序幕 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

——冬天的一个下午。

第一幕 十年前，一个夏天，郁热的早晨。

——周公馆的客厅内(即序幕的客厅,景与前大致相同。)

第二幕 景同前。

——当天的下午。

第三幕 在鲁家,一个小套间。

——当天夜晚十时许。

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与第一幕同)。

——当天半夜两点钟。

尾声 又回到十年后,一个冬天的下午。

——景同序幕。

(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

第二幕

〔午饭后，天气很阴沉，更郁热，湿潮的空气，低压着在屋内的人，使人成为烦躁的了。周萍一个人由饭厅走上来，望望花园，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偷偷走到书房门口，书房里是空的，也没有人。忽然想起父亲在别的地方会客，他放下心，又走到窗户前开窗门，看着外面绿荫荫的树丛。低低地吹出一种奇怪的哨声，中间他低沉地叫了两三声“四凤！”不一时，好像听见远处有哨声在回应，渐移渐近，他又缓缓地叫一声“凤儿！”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萍，是你么？”萍就把窗门关上。

〔四凤由外面轻轻地跑进来。

周萍（回头，望着中门，四凤正从中门进，低声，热烈地）凤儿！（走近，拉着她的手）

鲁四凤“不，（推开他）不，不。（谛听，四面望）看看，有人！”

周萍 没有，凤，你坐下。（推她到沙发坐下）

鲁四凤（不安地）老爷呢？

周萍 在大客厅会客呢。

鲁四凤（坐下，叹一口长气。望着）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

周萍 嗯。

鲁四凤 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周萍 所以我要离开这儿哪。

鲁四凤（想一下）哦，太太怪可怜的。为什么老爷回来，头一次见太太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周萍 父亲就是这个样，他的话，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

见就是法律。

鲁四风（怯懦地）我——我怕得很。

周萍 怕什么？

鲁四风 我怕万一老爷知道了，我怕。有一天，你说过，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爷的。

周萍 （摇头，深沉地）可怕的事不在这儿。

鲁四风 还有什么？

周萍 （忽然地）你没有听见什么话？

鲁四风 什么？（停）没有。

周萍 关于我，你没有听见什么？

鲁四风 没有。

周萍 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鲁四风 （不愿提）没有——你说什么？

周萍 那——没什么！没什么！

鲁四风 （真挚地）我信你，我相信你以后永远不会骗我。这就够了。——刚才，我听你说，你明天就要到矿上去。

周萍 我昨天晚上已经跟你说过了。

鲁四风 （爽直地）你为什么不带我去？

周萍 因为……（笑）因为我不想带你去。

鲁四风 这边的事我早晚是要走的。——太太，说不定今天就要辞掉我。

周萍（没想到）她要辞掉你，——为什么？

鲁四风 你不要问。

周萍 不，我要知道。

鲁四风 自然因为我做错了事。我想，太太大概没有这个意

思。也许是我瞎猜。(停)萍，你带我去好不好？

周 萍 不。

鲁四风 (温柔地)萍，我好好地侍候你，你要这么一个人。我给你缝衣服，烧饭做菜，我都做得好，只要你叫我跟你在一块儿。

周 萍 哦，我还要一个女人，跟着我，侍候我，叫我享福？难道，这些年，在家里，这种生活我还不够么？

鲁四风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头是不成的。

周 萍 风，你看不出来，现在我怎么能带你出去？——你这不是孩子话吗？

鲁四风 萍，你带我走！我不连累你，要是外面因为我，说你的坏话，我立刻就走。你——你不要怕。

周 萍 (急躁地)风，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么？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哼，我怕，我怕什么？(管不住自己)这些年，我做出这许多的……哼，我的心都死了，我恨极了我自己。现在我的心刚刚有点生气了，我能放开胆子喜欢一个女人；我反而怕人家骂？哼，让大家说吧，周家大少爷看上他家里面的女下人，怕什么，我喜欢她。

鲁四风 (安慰地)萍，不要难过。你做了什么，我也不怨你的。(想)

周 萍 (平静下来)你现在想什么？

鲁四风 我想，你走了以后，我怎么样。

周 萍 你等着我。

鲁四风 (苦笑)可是你忘了一个人。

周 萍 谁？

- 鲁四凤 他总不放松我。
- 周 萍 哦，他呀——他又怎么样？
- 鲁四凤 他又把前一个月的话跟我提了。
- 周 萍 他说，他要你？
- 鲁四凤 不，他问我肯嫁他不肯。
- 周 萍 你呢？
- 鲁四凤 我先没有说什么，后来他逼着问我，我只好告诉他实话。
- 周 萍 实话？
- 鲁四凤 我没有说旁的。我只提我已经许了人家。
- 周 萍 他没有问旁的？
- 鲁四凤 没有，他倒说，他要供给我上学。
- 周 萍 上学？（笑）他真呆气！——可是，谁知道，你听了他的话，也许很喜欢的。
- 鲁四凤 你知道我不喜欢，我愿意老陪着你。
- 周 萍 可是我已经快三十了，你才十八，我也不比他的将来有希望，并且我做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 鲁四凤 萍，你不要同我瞎扯，我现在心里很难过。你得想出法子，他是个孩子，老是这样装着腔，对付他，我实在不喜欢。你又不许我跟他说明白。
- 周 萍 我没有叫你不跟他说。
- 鲁四凤 可是你每次见我跟他在一块儿，你的神气，偏偏——
- 周 萍 我的神气那自然是不快活的。我看见我最喜欢的女人时常跟别人在一块儿。哪怕他是我的弟弟，我也不情愿的。
- 鲁四凤 你看你又扯到别处。萍，你不要扯，你现在到底对

我怎么样？你要跟我说明白。

周 萍 我对你怎么样？（他笑了。他不愿意说，他觉女人们都有些呆气，这一句话似乎有一个女人也这样问过他，他心里隐隐有些痛）要我说出来？（笑）那么，你要我怎么说呢？

鲁四凤（苦恼地）萍，你别这样待我好不好？你明明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是你的，你还——你还这样欺负人。

周 萍（他不喜欢这样，同时又以为她究竟有些不明白）哦！（叹一口气）天哪！

鲁四凤 萍，我父亲只会跟人要钱，我哥哥瞧不起我，说我没有志气，我母亲如果知道了这件事，她一定恨我。哦，萍，没有你就没有我。我父亲，我哥哥，我母亲，他们也许有一天会不理我，你不能够的，你不能够的。（抽咽）

周 萍 四凤，不，不，别这样，你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鲁四凤 我的妈最疼我，我的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做事，我怕她万一看出我的谎话，知道我在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如果你又不是真心的，……那我——那我就伤了我妈的心了。（哭）还有，……

周 萍 不，凤，你不该这样疑心我。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预备到你那里去。

鲁四凤 不，我妈今天回来。

周 萍 那么，我们在外面会一会好么？

鲁四凤 不成，我妈晚上一定会跟我谈话的。

周 萍 不过，我明天早车就要走了。

鲁四凤 你真不预备带我走么？

周 萍 孩子！那怎么成？

鲁四凤 那么，你——你叫我想想。

周 萍 我先要一个人离开家，过后，再想法子，跟父亲说明白，把你接出来。

鲁四凤 （看着他）也好，那么今天晚上你只好到我家里来。我想，那两间房子，爸爸跟妈一定在外房睡，哥哥总是不在家睡觉，我的房子在半夜里一定是空的。

周 萍 那么，我来还是先吹哨，（吹一声）你听得清楚吧？

鲁四凤 嗯，我要是叫你来，我的窗上一定有个红灯，要是没有灯，那你千万不要来。

周 萍 不要来？

鲁四凤 那就是我改了主意，家里一定有许多人。

周 萍 好，就这样。十一点钟。

鲁四凤 嗯，十一点。

〔鲁贵由中门上，见四凤和周萍在这里，突然停止，故意地做出懂事的假笑。

鲁 贵 哦！（向四凤）我正要找你。（向周萍）大少爷，您刚吃完饭？

鲁四凤 找我有什么事？

鲁 贵 你妈来了。

鲁四凤 （喜形于色）妈来了，在哪儿？

鲁 贵 在门房，跟你哥哥刚见面，说着话呢。

〔四凤跑向中门。

周 萍 四凤，见着你妈，给我问问好。

鲁四凤 谢谢您，回头见。（四凤下）

鲁 贵 大少爷，您是明天起身么？

周 萍 嗯。

鲁 贵 让我送送您。

周 萍 不用，谢谢你。

鲁 贵 平时总是您心好，照顾着我们。您这一走，我同我这丫头都得惦记着您了。

周 萍 （笑）你又没钱了吧？

鲁 贵 （好笑）大少爷，您这可是开玩笑。——我说的是实话，四凤知道，我总是背后说大少爷好的。

周 萍 好吧。——你没有事么？

鲁 贵 没事，没事，我只跟您商量点闲拌儿。您知道，四凤的妈来了，楼上的太太要见她，……

〔紫漪由饭厅门上，鲁贵一眼看见，话说成一半，又吞进去。〕

鲁 贵 哦，太太下来了！太太，您病完全好啦？（紫漪点点头）鲁贵直惦记着。

周紫漪 好，你下去吧。

〔鲁贵鞠躬由中门下。〕

周紫漪 （向周萍）他上哪儿去了？

周萍（莫名其妙）谁？

周紫漪 你父亲。

周 萍 他有事情，见客，一会儿就回来。弟弟呢？

周紫漪 他只会哭，他走了。

周 萍 （怕和她一同在这间屋里）哦。（停）我要走了，我现在要收拾东西去。（走向饭厅）

周紫漪 回来（周萍停步），我请你略微坐一坐。

周 萍 什么事。

- 周紫漪 （阴沉地）有话说。
- 周萍 （看出她的神色）你像是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谈似的。
- 周紫漪 嗯。
- 周萍 说吧。
- 周紫漪 我希望你明白方才的情形。这不是一天的事情。
- 周萍 （躲避地）父亲一向是那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的。
- 周紫漪 可是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
- 周萍 我明白你。（强笑）那么你顶好不听他的话就得了。
- 周紫漪 萍，我盼望你还是从前那样诚恳的人。顶好不要学着现在一般青年人玩世不恭的态度。你知道我没有你在我面前，这样，我已经很苦了。
- 周萍 所以我就要走了。不要叫我们见着，互相提醒我们最后悔的事情。
- 周紫漪 我不后悔，我向来做事没有后悔过。
- 周萍 （不得已地）我想，我很明白地对你表示过。这些日子我没有见你，我想你很明白。
- 周紫漪 很明白。
- 周萍 那么，我是个最糊涂，最不明白的人。我后悔，我认为我生平做错一件大事。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父亲。
- 周紫漪 （低沉地）但是你最对不起的人有一个，你反而轻轻地忘了。
- 周萍 我最对不起的人，自然也有，但是我不必同你说。
- 周紫漪 （冷笑）那不是她！你最对不起的是我，是你曾经引诱过的后母！

周 萍 （有些怕她）你疯了。

周蕻漪 你欠了我一笔债，你对我负着责任；你不能看见了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

周 萍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

周蕻漪 （气极）父亲，父亲，你撇开你的父亲吧！体面？你也说体面？（冷笑）我在这样的体面家庭已经十八年啦。周家家庭里所出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做过。我始终不是你们周家的人。我做的事，我自己负责任。不像你们的祖父，叔祖，同你们的好父亲，偷偷做出许多可怕的事情，祸移在人身上，外面还是一副道德面孔，慈善家，社会上的好人物。

周 萍 蕻漪，大家庭自然免不了不良分子，不过我们这一支，除了我，……

周蕻漪 都一样，你父亲是第一个伪君子，他从前就引诱过一个良家的姑娘。

周 萍 你不要乱说话。

周蕻漪 萍，你再听清楚点，你就是你父亲的私生子！

周 萍 （惊异而无主地）你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周蕻漪 请你问你的体面父亲，这是他十五年前喝醉了的时候告诉我的。（指桌上相片）你就是这年轻的姑娘生的小孩。她因为你父亲又不要她，就自己投河死了。

周 萍 你，你，你简直……——好，好；（强笑）我都承认。你预备怎么样？你要跟我说什么？

周蕻漪 你父亲对不起我，他用同样手段把我骗到你们家来，我逃不开，生了冲儿。十几年来像刚才一样的凶横，

把我渐渐地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是你，是你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是你引诱的我！

周萍 引诱！我请你不要用这两个字好不好？你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周蘩漪 你忘记了在这屋子里，半夜，我哭的时候，你叹息着说的话么？你说你恨你的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

周萍 你忘了。那是我年轻，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

周蘩漪 你忘了，我虽然比你只大几岁，那时，我总还是你的母亲，你知道你不该对我说这种话么？

周萍 哦——（叹一口气）总之，你不该嫁到周家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

周蘩漪 对了，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

周萍 年轻人一时糊涂，做错了的事，你就不肯原谅么？
（苦恼地皱着眉）

周蘩漪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我已经预备好棺材，安安静静地等死，一个人偏把我救活了又不理我，撇得我枯死，慢慢地渴死。让你说，我该怎么办？

周萍 那，那我也不知道，你来说吧！

周蘩漪 （一字一字地）我希望你不要走。

周萍 怎么，你要我陪着你，在这样的家庭，每天想着过去的罪恶，这样活活地闷死么？

周蘩漪 你既然知道这家庭可以闷死人，你怎么肯一个人走，